

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

沈定庵 著
沈大晟 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 / 沈定庵著 ; 沈大晟编.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508-0009-0

I. ①近… II. ①沈… ②沈… III. ①书画家—列传
—绍兴市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9813号

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

沈定庵 著 沈大晟 编

责任编辑: 吴宜闽

责任出版: 李 兵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楼

邮 编: 310014

电 话: 0571-87243279

设计印刷: 绍兴市虹达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15千字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8-0009-0

定 价: 60.00元

序一 书家柔毫 人文丰碑

刘正成

沈定庵先生，绍兴书家也。以耄年高龄，罄两年之功，只手挥毫为绍兴百年书画名宿五十三人立传，佳词丽句，艺海钩沉，举凡事类，皆为史实。又逐一刊于《绍兴日报》，今辑为初集出书，命我作序，实让我感慨有加！

古来，《尚书》为史，《春秋》为史，而成史学规范者称《史记》。《史记》有志、纪、表、传，然以传为主体。传者，人物之记也。其中，人物以政治论为大宗，然后有儒林、文苑、忠义、宦官等诸项。书画名人除了有官位政声者，大约均列入文苑传之。如此，中国有廿四史，成史官文化之传统，此与当今全球二百多个国家文化之最大不同者。然一百年来，此传统断裂，是耶？非耶？“五四”时代，绍兴人鲁迅曾以“吃人”二字总括之，十年“文化大革命”又将这个传统贬称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历史，必欲砸之而后快！而代之以“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云云，但“人民”是谁呢？谁都是“人民”，而谁都不是“人民”！要为“人民”立传，而又没有哪一个“人民”有传！中国已没有史官史馆，历史还要不要记？历史该由谁记？历史今天不记，后代何以来修？历史真要成为“任人打扮的女人”了？有人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刘少奇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闲聊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刘对毛慎重地说：“死人的事，是要上史书的！”据说这句话曾让毛泽东很不舒服。当然，发明“总路线、大跃进、人

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后来又发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显然会有另一种“阶级斗争学说”来回答刘少奇，会让刘少奇也很不舒服。而我要指出刘少奇这句话的意义，其实是他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要不要“史书”的问题，这个中华民族已断裂的三千多年的传统还要不要保留下来，再传给后代的问题！

近百年来，新历史学兴，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学到社科院，已有成百上千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们都在不厌其烦地做着一些自行其事、自圆其说，不断推翻重来的“学问”。然而，基本上没有传统史学文化了。不仅没有史官，也没有本朝人修前朝史这个两千多年来约定俗成绵延不废的工作了。你可以说史官文化中的封建主义道统必须扬弃，但是不是说要根本否定史官文化本身这个传统呢？

沈定庵先生《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为我们做了一个肯定的答复。为已逝文化艺术界人物树碑立传，并非仅仅文人雅趣逸韵的孤芳自赏，而是当代全球化趋势下对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发扬的现实需要。《绍兴日报》在连载本书时的编者按中说：沈定庵“所写人物，涉及政界、教育界、文化界等，有的家喻户晓，有的名囿于越。但他们都是绍兴文化的功臣，作为绍兴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沈定庵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潜心搜集整理这些稿件，让这些书画家得与广大读者见面，实为发掘弘扬绍兴历史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恳切希望，热心于绍兴历史文化的读者，能与沈定庵先生一起，继续担当起发掘弘扬绍兴历史文化的重任”。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各地恢复了文史资料馆开始修地方志，但这些地方志能传读于社会大众者罕。唐人刘知几著《史通》，论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清人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又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之外强调“史德”。“史学、史识、史

才、史德”亦即“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可谓之为“四长”。也就是说所述之史除了要事类真实，资料详尽，要有作者观点之外，还要有文采，能引起读者兴趣。正所谓孔子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之谓也。具之“四长”者，首推司马迁《史记》。读者应熟知《史记·项羽本纪》写西楚霸王项羽之死的“史才”。寻常史书大约只用七个字：“项羽自刎于乌江。”而司马迁却用了整整一千字。其文先写项王兵败垓下，夜闻四面楚歌，然后写项王作《垓下歌》别虞姬；继而写项王率八百壮士突围，汉军数千人追近，项王许以三胜之，三次突入敌阵杀数十百人，退至乌江；项王不愿乘义船渡乌江逃命，将乌骓马赠与乌江亭长，下马步行接战；最后写项王身被十余创伤，却指汉军中认识的故人司马吕曰：“若非吾故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然后汉军五将争裂项王五体以献功，被分封为五侯。中国古来文史不分，此段文字乃中国史学的颠峰之作，亦是中国文学的颠峰之作！沈定庵先生的《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即有这种“史才”的传统遗韵，而非一般地方志写文苑人物的枯燥乏味。

沈定庵先生写人物，大多为亲历亲见有过从有往还者，故有情有义有音容笑貌现之，所记之事亦大多身在其中，且有品味有曲折的故事，微言大义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例如他写“四通”之才余任天，写他第一次去余任天先生家里拜谒，余先生就亲自开箱给他这个初次见面的晚辈看收藏，还开门见山把自己收藏的一件邓石如隶书大堂是揭底填墨的“底细”兜了出来，足见其人的真诚与坦率。又如他写山水画家罗哑子，一头一尾两件事都让人动情。先是写自己四五岁幼年时初见罗哑子：

“罗先生人很高大，看到我，先是笑咪咪地发出‘阿吧吧’的声音，接着又是抓、又是抱、还吻我的脸，真把我吓坏了，后来每当先生来时，我赶快躲起来。”

结尾写“不忍下笔”的画家之死：

“在1945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先生从友人家归，大雪结冰路滑，不幸在宝祐桥河沿落水，当时先生发出‘阿吧吧’的呼救声，停泊河沿的换灰船的船老大，听到‘阿吧吧’的声音有点怕，又因天冻，不愿起来，就这样罗默先生悲惨地溺水而亡了。识与不识，同感痛惜。”

读这些文字，似进入鲁迅先生《孔乙己》、《故乡》中的绍兴，只不过鲁迅所写的是没落的普通文人与变成麻木的普通农民，而沈先生写的是闻名于一时的画家，真是异曲而同工，令人“同感痛惜”。

常言道“文如其人”。沈定庵先生文中不仅记传主生平逸事堪称珍贵，亦凸现作者的真挚情怀令人起敬。例如他写恩师徐生翁，足见他尊师、爱师之情溢于言表。《青藤传灯徐生翁》中写道，沈先生六岁就因其父认识徐生翁，习书之作即得到徐生翁称赞。抗日战争爆发，沈先生一家避战广州，但家破人亡，胜利后只身回到绍兴。一日，他携了父亲遗传的两张徐生翁旧作拜访徐先生。徐先生见旧作很不满意，便以一字一画两件新作换回两张旧作，新作上还署以“定庵世兄”。徐生翁对作品艺术质量严格要求和提携后辈的精神令人起敬。徐生翁从不收学生，沈先生已追随二十多年方才成为真正唯一的入室弟子。正因为沈先生这种执着的学习精神，才牢牢记住了老师在各个阶段所发表的关于书画艺术的经验之谈，这个跟徐渭一样生前名不出越中的徐生翁的艺术精神才得以传播于今世。于是，传主与作者的品行修养相得益彰，均传为佳话。这样的文字，又非今日一般治艺术史者所能及。

绍兴这个地方，实在是人才辈出的文化摇篮，但一般史家皆言必称任伯年、罗振玉、蔡元培、鲁迅、马一浮、茅盾、陈半丁、来楚生等这些书画名家，而往往忽略了在社会动荡和变革期中最易被遗忘的有真才实学而其名不显的艺术家。本书所传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在严寒中落水而亡的罗哑子，

又有：只知其生而不知其终的篆刻家“怪山居士王瞻民”，诗人兼画家的“挥毫凭酒力的周茂斋”，拒绝供职汪伪痛骂其行政院长梁鸿志的“铁骨画家商笙伯”……传，除了尽可能钩沉其人生平与艺术的要行要事要言外，均一一为其配了一张以上书画作品图版，以供读者自行去品会其人其艺之实。这又是一般传统著史者和目前大规模地方志修撰者所难以办到的。

还有一点值得提到的：沈定庵先生是否是绍兴志的修撰官员？如果不是，那么，他所著的这本《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按旧时归类，它又属于“稗官野史”。这“稗官野史”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说，其价值大矣哉而胜于“正史”！何哉？它没有一般的庸俗政治功利观，而实现一种著史的学术超越性。近日，某一学者赠我一新著名其曰：《新中国书法六十年》。我尝当面请教：这“新中国”是否包括台湾？他一时语塞。我这一句问话当然是一种归谬之论，但确实要知道，这一“新”字，显然并非《新唐书》之“新”字。而这一个“新”字，就让其费力不少内容诸多的史书沦为了政治宣传品。艺术史著作当然有政治宣传作用，但政治宣传品绝对不是艺术史著作。我们持任何一种社会价值观的艺术史著作，都只能把这种价值观融入历史叙述之中，让其自然显现，而不能以“新”划线，滑入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说教之中。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担任宣传工作任务“野史”《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反而更真实、更生动、更有趣、更有说服力地呈现一段地方艺术史，让人们自会从中更深刻地体味到人生、艺术、社会 and 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我想，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极度看不起“正史”，而十分青睐“野史”的道理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定庵先生的这部《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也将有其不朽的、不可代替的艺术史学价值。为此，我祝年高德劭的沈定庵先生艺术与学术的青春长驻！

谨代有序。

序二 绍明古绪 志在春秋

杜文和

沈定庵先生发愿为绍兴近百年来已故的书家、画家、篆刻家逐一立传，如今大功已经告成。当这部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一个耄耋老人数年来所耗费的心血，终成正果。

我们应该感谢沈定庵先生，应该感谢这部作品。是沈定庵先生唤醒了一段已沉睡的历史，是这部作品将五十多位越中故旧前贤——其中有许多早就淡出了视野，又邀集到了一起，并群现于当下。就读者而言，曾经的陌生将因此而成为亲近，遥远的绰约将因此而变得真切；于地方而言，当年的曲水流觞虽成为千古绝响，但山阴道上大袖飘风之后，会稽山仍不乏雅士名流摩肩接踵，仅近代就有如此众多的艺术名流雅集于沈定庵先生的笔下，可见越中一方文脉是如何的源远流长。就人类文化的积累而言，沈定庵先生的这部历传，并非简单的补漏拾遗，而是在致力于挖掘与艰辛的开拓中，用带有地域色彩的发现，在深与广的意义上，作出了丰富中国艺术史的贡献。

如果说我们从这部作品中见识了越中名流们的丰赡，那么我们同时也从这部作品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著作者本人的认知。也就是说，沈定庵先生用这部作品充实了文史，而这部作品也同样厚重了沈定庵先生。

当沈先生准备撰写这部列传的时候，我相信其动力，首先起源于情感的决定。这里有对地域文化的惜爱，有对先辈前贤的仰敬，诚如鲁迅先生对小

说钩沉一样，为的是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美好不至于被历史无情地湮没。一定正是这种使命意识与道义感召的内在驱动，才有可能使得沈先生敢于挑战所谓的年事已高，在年逾八旬的时候对自己给出这么一个耗时费力的命题。正所谓继大雅，修微言，绍明古绪，志在春秋，也因此而焕发出旺盛的创作活力，并成就了这一功德。

沈先生作为卓有成就的书法大家，个性鲜明，艺术风格极其强烈，但在著作本书的时候，所展现出的却是史学家海纳百川的宽博，不以个人好恶定取舍，襟怀敞开，兼收并蓄。其除却门墙，不设心障，是对流派的包容；其尊重差异，推崇多元，是对个性的包容；而体谅创作的艰辛，肯定不同的成果，则是其对艺术的包容。传主中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是登山者，沈先生则仰望其高；是入海者，沈先生则感叹其深。嗜酒者，气雄；嗜笋者入癯，嗜菜根者志远……沈先生不拘一格，尽数笑纳笔下。先哲认为：天清地旷，浩浩茫茫，一月独照静庭，辄增玄妙，可视为禅友；墙根寒蛩，啾啾于草露中，佑人西窗闲话，可视为清友；夜深人静，风脚悄走，影姗姗如欲细语，可视为闺友。即便是晚风怒号，落叶飘飘，能助我长啸，可视为豪友……沈先生正是以这种气度，在为古人立传的记述中，或珍其德，或尊其艺，或重其性情，展现了一个史学家的雍容。

如果说“舍我其谁”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责任心的坚定，那么沈先生无疑是撰写这部列传的不二人选。也就是说回眸越中近百年来的书画篆刻家，举目当下，沈先生无疑独居于最为合适的高度。其书画世家的门庭，当年就曾经是书画名流们经常雅集的居所；其自身深厚的书法造诣，作为同道，对前贤故旧，有着更为深切的理解与体悟。而且沈先生交游甚广，更兼博闻强记，以及八十高龄的阅历与学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先生有着畅达的文学才华与精到的文字表达天赋。能将这么多优势集于一身

者，在当下可谓得天独厚一时无双。所以这部列传，即有史学的真凿，也有文学的意趣，更有专业本身的精深。通观全书，沈先生显然是神定气闲，信手拈来，俯拾即是，灵慧之气隐约于字里行间，澄明之质闪烁于负手闲谈。一石之奇，一壑之幽，似乎略不经意，却尽得传主风采。花看水影，竹看月影，美人看帘影，前人看背影。背影虽绰约，沈先生却以一杆郑逸梅之笔使得将要远去的迷离，又返归于真切。

或许是为了适合报章连载的需求，本书每传篇幅不大，或故称小传。有时候，小者，是大之枢；短者，乃长之藏。明人说，文章如地脉，大势飞跃，沙交水织，但融结之妙，在于到头一窍，譬如腹背虽大，不敌心目，心目仅寸许而已，如庖之刀，僚之丸，聂隐娘、徐夫人之匕首，张僧繇之点龙之睛，顾恺之之增颊以毛，都在细微毫芒处见出功夫。沈先生大块铸人，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内，文不求长，却高格独标。

在这本列传中，沈先生以古道热心去发现生命曾经的存在，以执着追求去寻找艺术永恒的居所，以怀念挽留故去，以记忆复活古人。曾经的真才实学，被历史尘封了，他轻轻拂去尘埃，还原其本色。曾经的艺术成就，被岁月锈蚀了，他轻轻拭去锈迹，重新打磨出光亮。他甚至于恻隐的情怀与识拔的眼光，捡拾起一个又一个被埋没与失落的不堪。

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给予别人尊重。所以，当一个又一个越中前贤从历史的深处走出并再一次引人注目的时候，沈定庵先生也自然在书法成就之外为自己确立又一重标高。

序三 《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 救活了一段历史

郑休白

我与沈定庵先生可谓老朋友了。从1985年在《山阴道》上做第一个书法专版相识到今天，已整整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来，他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恩师徐生翁，每次谈到恩师总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由恩师，他想到了那些与恩师同时代的绍兴书画家们。他敬仰他们的艺术，探索他们的特色，感叹他们的命运，于是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沈定庵先生幽幽地对我说，晚清至民国（当时的绍兴行政区域辖八县，西起萧山，东至余姚），绍兴出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书画家，如徐生翁、袁梦白、赵雪侯、范守白、李鸿梁、周茂斋等等，他们生活艰难，足不出户，默默无闻耕耘一生，成就斐然。可他们的业绩被岁月风尘湮没了。绍兴史书上很少有他们的记载，后人更少有人知道他们。他们可都是绍兴书画史乃至中国书画史上功不可没的前辈啊，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说那你何不把他们写出来，出一本书呢。沈老霎时双目放光：好啊，你这个主意好！这年正好是2000年。

从此，沈老不顾年事已高，着手搜集资料，潜心创作《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这一搜集便是整整七年。

2007年的一天，当他与夫人一起打的到报社找我时，我惊呆了：他随身带来了十篇写好的稿件，外加一蛇皮袋名家的书画要我扫描归档。一张张被

岁月存封的作品被徐徐打开，沈老一脸的欣慰映在从窗户照进来的夕阳中。那双饱经风雨的手每一次与作品接触都激动得微微颤抖，他时而激情点评，时而扼腕叹息，时而感慨唏嘘。每一幅作品被卷起来收藏时，他都特别小心。我知道这是沈老最宝贵的“家底”，每一幅都胜过千金万金，每一幅都胜过自己的生命。整整一个下午，沈老两夫妻都在报社排版房帮忙，展开一幅幅书画的同时，也展开了自己的崇敬和爱戴。当时排版房的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们都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名鼎鼎的沈老先生，看到沈老对这一麻袋书画如此痴迷爱恋，悄悄地走过来对我说：“原来沈老先生还是一个大收藏家啊！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啊？”

他们哪里知道沈老的心。这些书画在沈老心目中，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那是一麻袋凝结了他一生心血的历史啊！那是一麻袋牵着他无限情感和希望的历史啊！因为怕被时代遗忘，因为怕被后人淡忘，因为怕被历史永远封存，沈老的焦急和执着都在那个下午一览无余地写在脸上。

“把他们一个个写出来，我就死而无憾了！”临走时，沈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与夫人一边一个拉着那只装满名家书画的蛇皮袋口，把一个倔强而执着的背影留给了我。

面对这样的老人，我能做什么呢。我破例为他开一次“后门”——在《绍兴日报·山阴道》副刊版面上开辟了一个《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的专栏。我想，这是极其珍贵的绍兴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地方党报副刊有责任搭台宣传。

不想，这一专栏刊出后，不少读者就来电来信表示欢迎，有的还剪下来收藏。他们说，《山阴道》副刊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这是十分难得的活史料啊！除了沈老，谁也难以担此重任。沈老自己肯定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又一次碰面，他神定气足地对我说：“我老了，写完这些书画家，我这辈子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2008年年初沈定庵打电话给我，1月28日他要在国际大酒店举办一个金婚庆典，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我一口应允了。那天，我特意去花店订了一只花篮，嘱咐店主一定要用五十朵红玫瑰，并亲自写上一副对联：“半世纪情缘凝翰墨，五十年恩爱谱华章”。当我一进国际大酒店，一身锦绣红缎子的沈老出来迎接，他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线，宽阔的额头闪闪发光，与他并肩站在一起的正是穿着同样锦绣红缎子且一脸喜气的妻子。望着满壁的贺联，和满堂的鲜花，沈老禅式的笑容始终绽放在弥陀式的脸上。而在喜庆的高潮中，沈老又一次忆起了自己的恩师徐生翁。他在台上当众展示了一个扇面。沈老含着热泪说，这是他结婚时，徐生翁先生夫妇送他的一幅书画作品，至今整整五十年过去，每当一看到这幅作品，总会想起恩师的一切。喜庆的音乐响起，喜庆的酒杯端起。红灯高照，笑声朗朗。满堂的贺联熠熠生辉，满台的鲜花光彩夺目。我想，今天是沈老的金婚之宴，也是沈老的书艺的盛宴。九天之上的沈老恩师——徐生翁一定也在举杯祝贺呢。

在自己的鼎盛期不忘恩师，在自己的艺峰上不忘历史，沈老正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2008年12月民盟浙江省华夏书画学会成立二十周年暨沈定庵先生从艺七十周年座谈会在绍举行。民盟浙江省委副主席、浙江华夏书画学会会长、杭州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市政协副主席、民盟绍兴市委主委李露儿及省、市书画名家三十余人出席会议。座谈会上，大家高度评价了沈老的艺术成就，也盛赞他在《绍兴日报》上撰写的《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

那次会议以后，沈老是更是写得勤奋。我想，沈老是想用这一形式告慰自己的恩师，告慰自己的心灵。因为这个《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是对绍兴百年书画史的一次梳理和总结，是对绍兴历史文化的一次抢救性贡献，也是对自己恩师的一种最好的纪念。

《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历时一年，一文一画，或一文一书。所写人

物，涉及政界、教育界、文化界等，共计五十人。沈老有很好的古文基础，却喜欢用白描的手法，从微观处切入，在历史的坐标上为其找到各自的方位。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过分的夸饰，平和而客观的叙述，有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亲切感。有些读者朋友见到我说，你替我们谢谢沈老先生啊！就说我们很喜欢他的文章——朴素、自然、亲切。

而其实我们最该感谢他的是他救活了一段历史。

是啊，《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让我们重温了一段鲜活的历史，让我们认识了五十位本应早已认识的书画家。绍兴书画历史因此多了一段丰富动人的华章，绍兴文化长廊因此多了几个独树一帜的背影。

目录

序一 书家柔毫 人文丰碑刘正成 /

序二 绍明古绪 志在春秋杜文和 /

序三 《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

救活了一段历史郑休白 /

一片冰心在《越谚》 数尺墨宝名噪时 /

会稽名士李慈铭 6

东湖创建者陶潜宣 12

任氏四画家任预 任百衍 任霞 任堇 19

德艺双馨的何蒙孙 28

文人书画家 32

怪山居士王瞻民	36
甲骨学和敦煌学研究奠基人罗振玉	42
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	48
清末科举人书画名家余觉	55
中国现代美学的倡导者蔡元培	58
铁骨铮铮的画家商笙伯	62
山水画大家范守白	68
将军书法家	73
书印名家杜泽卿	76
三百年来一枝笔 青藤今日有传灯	83
清风高节的书画篆刻家	95
书画通才李苦李	100
“寒之友社”创始人经亨颐	106
书奇画雅品自高	111
体兼篆隶 笔如铸铁	116
文坛巨擘 书法大家	122
花鸟画家酆荔丞	127
一代儒宗 书法大家	132
书法具金石之气 篆刻为印坛一雄	137

讽刺漫画“祖师爷”张聿光	143
集金石书画考古于一身	149
妙手作诗文 翰墨竞风流	153
蜚声两浙李鸿梁	158
“飞鸿雁”主人赵岐山	166
多才多艺的山水画家罗默	172
笔墨长留天地间	176
不可一日无此君	182
现代工艺美术先驱陈之佛	186
白眼青天田寄樵	192
画鸡大家金鸣秋	200
一代伟人卓立于书界之林	206
挥毫凭酒力	209
篆刻花卉画名家周砥卿	214
画贯中西陈望斗	219
镜湖书画社创始人沈华山	223
新声留与世间传	230
诗人、教育家、书法家	235
淑女书画家鲍心荃	240